

Earth travels

走读大地

我们需要一次次去投奔大地，像雨一样，去熟悉大地的细胞、脏器、骨骼、血液、筋脉。大地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胞衣，也是我们的摇篮和眠床。任何时候，我们站在大地面前，都是初洗的婴孩。

# 大地理想

傅菲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Earth travels

走读大地

# 大地理想

傅菲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理想 / 傅菲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78-4865-7

I. ①大… II. ①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180040号

---

书 名: 大地理想  
著 者: 傅 菲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贾江涛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0351-5628697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02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 山西 第 1 次 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865-7  
定 价: 36.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 摘编或复制

目录  
contents



◎ 横峰春欲迟

大地理想 003

莲荷 010

禾雀馆 017

苍翠暖寒山 023

听听星星的心跳 029

雨后的阳山 034

葛溪,葛溪 040

绿树村边合 045

春日的花神 050

野望 054

赭亭山记 059

葛源盆地记 063



荣华山已晚

露从今夜白 081

南浦袅袅秋 087

山际见来烟 093

碧山暮云遮 097

飞雪满孤村 104

深山晚钟 110

简单的一天 117

抱向空山 125

盒子野谷 133

墓畔 141

第一场冬雨 148

椅子上的荒滩 155

婺源合人老



源头村 165

廊桥黄昏 173

油菜花 180

群山 186

四季 193

河流 200



日暮乡关 209

沙子坝 216

水桶里的夜晚 223

江春入旧年 229

夜声杏花落 235

神性的相遇 240

丑合欢 246

栽梅记 249

雨夜探桃花 252

鸟 256

雨中小镇 269

听茶记 273

信江 281

后记 292

橫峰春欲遲







大地理想

乙未年距小雪还有五天，我去横峰访友。吴武华兄和史海辉兄均为我多年兄长，挽留我，说，去乡间走走，有很多好地方。我说，横峰来过很多次，大部分地方都看过了。吴武华兄说，可以去新篁看看，有好东西。我说，二十年前去过，记忆模糊了。就这样，去了新篁，又不可自抑地去了司铺、莲荷、铺前、港边、龙门畈。冬雨绵绵，大地始终垂降暮色。我却义无反顾地扎入丛林、川峦、田畴之中，似乎那是看不厌的故乡延伸部分，是心脏律动的地方，是遗忘歌谣再次升起的光源之地。既是江南的缩影，又是江南的全部。

起伏的山峦在灵山脚下形成凹陷的皱褶。葛溪河和岑港河，像大地上两条被风吹散的飘带，在丛林间和田畴深处飘忽。在杨桥，我看见葛溪河在冬雨中，浩浩汤汤，像大地开裂处的血液，枯涩的茅草和油碧的灌木，如两团颜料，沿河板结。田野是素白的，冷涩，古朴，稀疏的村舍在淅淅沥沥的雨 中，把远去的记忆瞬间显影。村舍里，隐隐传来犬吠和鸡鸣。那是灯盏安放的地方，有月亮从水井升起。更远一些，是绵绵的山峦。山峦是一个馒头形，雨丝垂落，铯绿的树林有艳红的枫树和麻黄的山毛榉潜出来，彼此映照，夺目奔放。开阔的田野沿着葛溪河倾泻，网状的田埂勾勒出田野的筋脉。我想起俄罗斯油画家伊凡·伊凡诺维奇·希施金笔下的《黄昏，雨后》：微红的夕光溢出大地，条状的黑云把夕光分割出斑斓的色彩，低洼里的积雨有了银色，让人感觉到大地轻轻的晃动，裸露的树根和腐朽的树干，一切都是那么古老，稀稀疏疏的树叶透出几分祥和又哀哀的冷色，灰蓝的天空像一块布片盖在树林之

上，一只小鸟站在高高的树梢，守着孤独的旷野。

在去港边的路上，因为迷路，走了一条小路，弯弯岔岔，多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车子出了故障，停在一个村子里换胎。我一下车，便被村子迷住了。村子叫柯家。里里弄弄，恍若迷宫。池塘里，不时有鱼儿扑出水花，青翠的竹林在村舍间汹涌，雨丝从竹叶滑下来，油亮。村外，是疏朗的菜地和浅青色冬田。鹅毛绒一样的青草，在冬田里，多了一分人烟气息。矮山冈的菜地，把山地分出层梯级，看上去像一座仰卧的雕刻品。横峰有很多俊美的村子，这是与其他地域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莲荷乡的梧桐畈，我到了村口，瞬间恍惚。路边两排柳树，柳枝垂下来，可以想见的是，春风一日暖一日，迎春花还没完全炸开花苞，柳枝芽细细地发青，枯黄的枝条水肿似的发胀，转青。树根的苔藓往上爬，淌出水渍，山樱花在山间飘荡着白雪般的花瓣，柳条葳蕤，暖风拂面，进村的人不自觉地唱起了欢快的歌谣。一座岩石山从柳树梢看过去，像一只猴子蹲在地上。同游的王国浩兄告诉我，岩石山叫鹤山。鹤和猴，在当地方言中，是谐音，会不会是猴的误读呢？有人说，可能在先前的农耕时代，岩石山上的树林里栖息了很多白鹤，因鹤得名，也未可知。在村里，我看见了桂竹林。我问村人：“这个竹林，是不是种了十五年左右呢？”答：“差不多这个时间。你怎么知道呢？”我说，我看竹子的直径和竹林的密度，就知道了。桂竹初种，是细细黄黄的，林子越密竹子直径越粗，竹子也越高，高出四层楼，密不透光。桂竹是贱物，挖洞浇水，

在冬春皆可移栽种植。桂竹分雌雄，同时把一根竹鞭上的两棵老桂竹一并移栽，繁殖力更强。在所有的竹笋中，桂竹笋是最好吃的，白菜一样娇嫩，萝卜一样爽口，没有青涩味，是山珍中的上品。掰了桂竹笋，桂竹便不再长，杀鸡取卵的事农人是不会干的。梧桐畈村掩映在竹林和樟树、枫树下，村前是几千亩的田畈，在一个平面上摊开，细雨中，素净、灰白的稻茬像是另一种古老的时间。远处的信江已经没有踪迹，一抹依序的树林描摹出河流的形态。

在司铺，探访过山中村庄搬迁后的生活遗址。车上了王家坞水库坝堤，便沿山边草径步行。许是暖秋吧，杜鹃又有了一次花期，零星地点缀在蕨萁等地衣植物中间。雏菊在山崖下，金黄耀眼。雏菊迎霜，霜冻越寒，花也越绽。水面有白鸥几只，翩翩翔舞。明末清初散文大家王猷定在《螺川早发》咏道：“月落秋山晓，城头鼓角停。长江流远梦，短棹拨残星。露湿鸥衣白，天光雁字青。苍茫回首望，海岳一孤亭。”鸥至雁离，是旅人孤独、人生无常的隐喻。白鸥是迁徙的鸟，但鲜有来中国南方越冬。早年，当我还是孩童时，在饶北河，倒常见，它们栖息在河滩的枫杨树上，觅食鱼虾蜗牛螺蛳。时隔三十多年，才又见到白鸥。它是远去的旧时光，再次带给我孩童时的感动。它像一团白雪，炽燃山野。步行约三华里，到了废弃的村子。村子馅子一样包在山坳里，竹林和油桐树在屋后发出呜呜呜呜的风声。小路铺满了落叶和腐烂的植物枝干。几棵柚子树挂着涩黄的柚子。环抱般的山峦，层林尽染，金色的殷红的墨绿的灰褐的树叶，把山体修饰出一幅霜后的时间图。山

涧在荒草遮掩的沟渠里，叮叮咚咚。有几间瓦屋已然倒塌，成了颓圮。外村借地种菜的农人，把山田垦出来，种上了时鲜菜蔬，大部分的山田还刚刚下了秧苗。山田梯级延伸，每块山田垦出一个水平线，每一块菜地的宽度是一样的，田垄的宽度也是一样的，菜地与菜地也是角对角、线平行线，秧苗是一样高的一样绿的。看起来，像一块绿织毯，甚是精美，令人震撼。可惜，我没看到打秧苗的农人。他一定是一个具备高度审美的人，是一个内心纯洁的人，是一个有灵魂高地的人。我估摸这个农人在年轻时，可能是做木匠活的，菜种在一条线上，像一个棋盘，每块菜地沿山田垦出来，像豆腐箱里压出来的豆腐块。他不是木匠也该是乡村画师。用美学眼光去审视从事平凡之事的人，是最精细的人，也是陶醉于生活的人，从俗至雅，乃生活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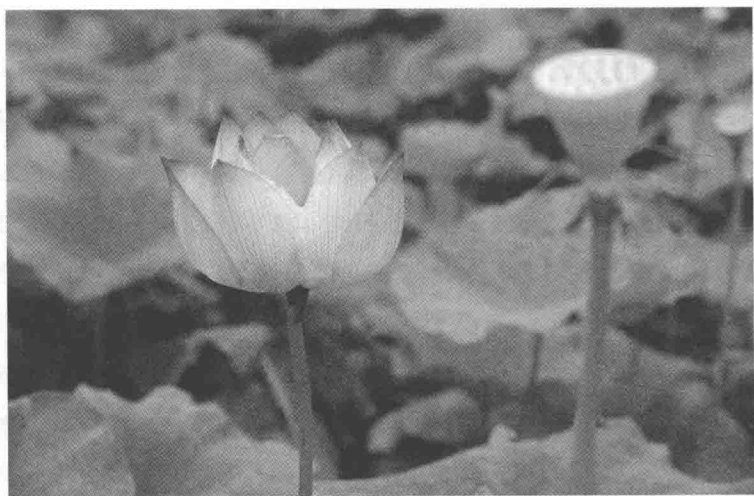
多褶的群山，向北堆叠。横峰北高南低，群山渐渐低缓，消失，有了丘陵地带和莲荷小平原。纵横的河汉掌纹般密布，村舍被河流串起来，如一条藤蔓上的牵牛花，主要河流有岑港河、港边河、新篁河、葛溪河、司铺河、乐安河。它们穿境而过，注入信江，汇入浩渺的鄱阳湖。发源地同属灵山山脉。灵山像一列巨型火车，由东向西呼啸奔驰。水是大地的精魄，蓄养精魄的是山塘水库。去一个山坳，拜访一座山，一座水库出其不意尽览眼底，让人短暂晕眩，蛇一样安静下来，沉默无言。在铺前，见黄源水库，便是这样。在姜家畈村后山，一座水坝拦截了一条逼仄的山坞。冬雨后的水雾在山际洒散，水绿得乌亮，山影被风吹出细密多皱的波纹。山峦如眉，青黛的天

空呈圆拱形。水和植物混合的气息，从水面涌过来，一下子把人裹起来。我甚至如是想：在春天，在水库边站立一天，人会和豆芽一样，破壳发芽，抽枝发叶。杨朝雪说，大坝是炸开两边山体，以黏土心墙堆石坝，坝内全是片石。因无污染无破坏和先进的技术，世界罕见。我说，你怎么这样了解这里的山山水水呢？他说：“任职三届县委书记秘书时，走遍每个行政村，走了每个水库，读完了县里的文史资料。在工业园任职时，又读完了地质资料。”他是我老友，我每次来横峰，都请他带路。他是熟知这片大地筋络的人。黄源水库往左右两条山垄伸进去，像两条叉开的脚。翻过山，便是葛文化发祥地葛源了。葛源的千亩高山梯田，又是另一番景象。梯田沿山修筑，田埂是不规则的弧形，水映蓝天，像翻卷的大海。野花葱郁。初冬的枫树、山毛榉、梓树、栎树、青桐、漆树和竹林迎接了大地的白霜，野刺梨长出了甜蜜蜜的浆果，山间红遍。到了春天，千亩梯田会是层层叠叠的花海。

乡友告诉我，在梧桐畈将种植千亩荷花，在司铺无人耕种的丘陵地带将建一个大型野生动物园。乡人都充满了期待和兴奋。这是一个贴近大地的构想，一个有呼吸的构想。有此构想的人，是一个有大地情怀赤子之心的人。我们该把大地应有的东西还原给大地，各俊其美，各颜其色，各悦其声，各夺其目，各味其果。

因吴兄和史兄的一次慰留，我自己也没料到，两个星期内竟然四次去横峰。去了横峰，我深深自责自己是一个浅薄的人，对身边的大地是那么无知。我们需要一次次去投奔大地，

像雨一样，去熟悉大地的细胞、脏器、骨骼、血液、筋脉。大地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胞衣，也是我们的摇篮和眠床。任何时候，我们站在大地面前，都是初洗的婴孩。



蓮 荷



莲就是荷，是一种梦一样的植物。它肥绿的圆叶上，水珠被风摇动，滚来滚去，金色的阳光有了绚丽的彩虹。蛙鸣在荷塘里，此起彼伏，让我们觉得每一天的早晨和傍晚，披上了童话的七彩衣。莲又称芙蕖、水华，未开的花蕾叫菡萏，已开的花朵叫鞭蕖，地下茎叫藕，果实叫莲蓬，坚果叫莲子。这是一种古老的植物，是一种多长于淤泥的水生草本，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诗经·郑风》之十：“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情爱中的女子，约会心上人，看见满池塘的荷花，心房都被荷花点燃了，可心上人偏偏没来，一个小狂徒来戏谑她，不恼怒才怪呢。《汉乐府》的《江南》是古诗中的名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江南的莲花开了，一眼望不到边际，青青翠翠的荷叶有无穷的碧绿，男男女女泛舟对歌，挑选意中人。莲花湖里，已经有情侣躲在荷叶下，做了痴男怨女。鱼戏就是男欢女爱的暗喻。这种情境，都是青年人所向往的。宋朝的周敦颐著有《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莲长于淤泥，亭亭玉立，花艳其上，高洁至圣，让人自惭形秽。

二〇〇九年夏季，我女儿骢骢八岁。我带她游西湖。船是